讀易詳說

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四

宋 李光 撰

上經 臨至剝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凡以上臨下皆謂之臨人主君臨天下諸侯君臨一

國皆臨也書言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孔
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聖人臨下其致慎如此
臨所以為大也况四陰在上以臨二剛剛非柔之所
能制也故臨當剛長之初已有陽消之理聖人欲使
後世為人上者常兢業以圖之也陰陽消長君子小
人更為進退之象浸猶浸潤也一氣不頓進如草木
之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兌說而坤順臨民之道以
說順為本九二剛而得中六五以柔應之既說而順

非濟以剛則強梗者或不可制故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也如此則能大亨以正具乎元亨利貞之德其大與乾同功故能斡旋運量以臨制天下也然陽剛主進進而不已則治極必亂安極必危故戒以八月有凶也陽生于十一月為復十二月為臨此二陽方長之時至五月夏至而陽消六月為遯自子至未凡歷八月故云八月有凶也有凶者有凶之理未必皆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水之性汪洋放肆无以隄防之則有奔衝決溢之患
澤上有地所以為臨民之象也臨民之道固當有以
防範之豈徒厲以威嚴驅以刑戮哉君子體此象教
民以禮義而思其所疾苦无有窮巳容之則民有以
措其手足保之則不相陵犯皆臨民之道也无疆者
如此則其道廣大无比疆爾界之殊也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臨人必以无心而感格之蓋一陽在下與四為應四近君而位尊不可枉已以干進也志在行其正道而已如此乃可免乎咎悔而趨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九二二陽在下六四六五以為正應蓋二為剛中之臣以應柔中之主君臣之間以无心相感以成

君臨之大故吉而无不利也然九二雖不失臣道之正而才剛任專以事優柔之主事固有不可盡從者或逆其所順或强其所劣故象言未順命乃所以為吉而无不利聖人致其規戒之意深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以陰柔而居陽位又二剛在下而三直出其上以勢位臨之非二陽所能堪也要之三為小人乘剛而

不中有負乘致寇之象不能引身退避而徒甘言以媚悦于人其孰肯信之故无適而可也若能以憂危自處日虞禍患之至而克己下賢庶幾其免乎然則臨人之道生殺利害之權咸自已出六以陰柔之質而據顯位衆所不與況二與初皆陽剛君子方處内而將進其肯為之下乎儻不能深自悔悟惕然有淵氷之懼而日復一日禍可既乎故象言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能憂其所當憂雖有咎悔其能

久乎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坤體至順而四位尊居正與初為應上比于主而下臨于民臨之至善者也餘爻地遠而多懼四近君而情通以此臨民何咎之有故象言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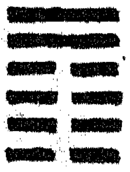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之道貴乎廣大兼收並用不忌不嫉而已得无為用天下之道此君臨之大者六五以柔弱之資而履尊位能知此道則大君之所宜而无不吉也五以坤體順而應二二以剛中之賢悅而應五然人君駕御羣臣當以剛斷而專以柔順則強臣或有擅命之漸人臣事主當有從違可否而專以媚悅則姦佞者或得肆其欺故象言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者謂順說之道貴得中而无過不及之患則君臣各盡其任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居坤之終處上卦之極順之至也在上而能以敦厚臨物不以尊貴驕人二陽在下而以順受之雖无應于陽而不妨其進厚之至也二陽在内而志常欲攸助之與夫居上位而蔽賢嫉能者有間矣故雖居臨之終宜凶而獲吉宜有咎而卒无咎也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聖人化天下之道非諄諄然以言語感說之也以行與事示之使民得法象焉故其從也輕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孰有不敬憚而瞻仰者哉凡祭必先涗手而後酌獻盥涗手也宗廟之禮莫盛于始盥之時蓋精誠蘊于內而威儀肅于外孔子于既灌之後不欲觀者蓋繁文縟節容有偽焉有不足觀者矣惟齋莊恭敬之貌顒然端委于上而

天下化服之其道豈不簡且易哉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聖人感人心之道莫大乎誠敬故孔子言使民如承大祭然則欲民之化服豈勢力所能驅廹之哉九五以巽順之德履中正之位為一卦之主以此觀天下猶日之方中赫然在上有目者咸覩此觀之所以為大也能齋莊誠敬儼然以臨其下則民皆觀感而化

也若既盥之後則精意散漫假物然後見其誠則所

感者末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者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

之為而為者天何言哉此天之神道也聖人以此設

教則不見其治之迹故心既悅而誠服之後世蓋

有假天之神道以誑惑百姓遂謂河圖洛書疑亦神

道設教者若然則上世帝王亦有時而欺天下耶其
說陋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則庸有不及物者風行地上則物无不鼓
動者聖人體此象以制巡狩之禮省觀萬方以察民
俗因其土風而設為教化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則事
无不順乎民心者此堯舜三代之禮至秦皇漢武巡
遊无度縱其侈心適所以擾天下而啟英雄窺覬之

端失先王所以省方觀民之意由上之人事繁文而
不務簡易之過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以陰柔最處卦下有童子之象所見鄙淺不出
里陋之間小人亦如之所見如此固難抗之使高明
也故无咎君子當大觀于天下如七十二子之觀仲
尼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若以陰柔自守則吝道也

聖人每以輕約望小人故待之不可不恕以遠大期君子故責之不可不嚴象言初六童觀小人道者固守淺陋此小人之道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子處房奥之中以窺于外隱屏幽閉所見雖小其貞足道故窺觀于女貞為利而非君子達觀之道也二以陰柔上應陽剛之君不能觀其大者當大觀之

時而體陰處內非丈夫之事為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聖人既以身觀天下又當反身而自觀以為進退去就之義焉觀天下者觀乎萬物也反身而觀者內觀乎道也六三以陰柔而據陽位且有應乎上若可進之時而量能審己度時之宜以為進退焉如此雖未合道亦庶幾乎未為甚失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六四得人臣之正居近君之位大臣之有道者可進之時也故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九五為大觀之主而四以大臣來觀國之光豈遽得而臣之哉乾之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在下之大人如太公伯夷則利見在上之大人在

上之大人如文王則利見在下之大人也君臣相遇必能大有為于天下生民被惠宗社蒙福一見一用交相為利豈不難哉尚賓者賓之而不敢臣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聖人以身觀天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爾萬方能常作是觀則可以无咎盖民生治亂係于上之舉措則吾之動作起居可不慎乎反求諸

已而不可見則考之民俗之善否而已然則觀民俗者乃所以觀吾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雖不在其位而以陽剛處九五之上有應于下非能恝然出于事任之外也則民之生理實任其責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能于此作觀固可免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者上九在事任之外非有職守者特以位高望
重未能無善天下憂世之心志尚未平也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君臣相遇非道同德合則不能大有為於天下然自古
迄今每多不合者有物間于其間也欲除去其間非
威明剛斷不能也離震二卦合而成噬嗑九四為頤
中有物之象蓋君側之强臣阨羣賢之進而間隔之

者噬者齧也嗑者合也頤中有物非齧去之則終不能合能齧去之則上下內外亨通而無礙矣噬嗑非止用獄但既明且威則于用獄為利又小人强梗非加以刑辟斧鉞之誅不能除去之故云利用獄也周之管蔡漢之上官桀此二間也非成王昭帝明斷而卒除去之則周公霍光豈能成輔翼之功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人所以養其氣體必資于飲食故頤者養也頤中有物妨于飲食語言必齧去之然後乃得亨通卦體上下二剛剛主決斷與柔異體而相須噬嗑自否卦而來九五之剛分而之初初六之柔分而之五剛柔分而成離震震動而離明也雷必有電雷動電耀異體相合而章著也六五以柔而履尊位得中而上行不失離明之照雖以九五為不當位而有剛明之賢上為之贊助強梗者卒伏其辜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以震驚之電以照耀之則其威明之行无能逭其情者噬嗑之象也聖人觀此象以明其刑罰謹其法令使天下曉然易避而難犯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以卦材言之則為二剛利于斷獄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初上二爻无位為受刑之人易之取義廣大

隨時言豈一端哉初最處下用刑之初為惡未大故屨校滅趾无咎屨屨履也校桎梏也趾有止之義屨校滅趾校之使沒其趾但拘囚之刑之至輕者也孔子于此二爻特發明其義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屨校滅趾无咎上九亦小人之居尊位者也故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故何校滅耳凶此二者皆

為受刑之人自二至五皆取噬為義則用刑之人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雖處人臣中正之位而材實柔弱動而乘剛强之小人非深文峻法以治之未易勝也故噬膚不足以之滅鼻蓋不如是不足以服强梗也古之斷獄者當以矜恤為先六二雖失先王欽慎明恕之意以治小人未為過也故无咎象噬膚滅鼻乘剛者下乘初

九其勢不得不齧去之用刑者小必傷人之肌膚故
皆以噬爲言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全體之物至難齧者也以喻强梗小人爲間之
大未易遽去之去之不以漸必遭其怨毒而反受其
害然奉法以制小人有司之事雖失威斷之大何咎
之有但小有悔吝耳三陽位而陰柔據之其遭怨毒

蓋處不當其位故也使明足以照姦慝威足以服强梗片言可以折其辭則小人必聽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用剛直之道而處柔順之位位尊而任重人君恃以擊强梗除間隙也脯有骨曰胏最難齧者非剛直之材知難而守正者未易勝之也暴戾凶愎小人之剛也君子欲驅除小人必操公心由直道挾利器

待時而動動不括乘間而發發必中矣若行不以艱難守不以正固恃其剛直輕易妄動則反為所齧矣故利艱貞乃獲吉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者去小人之術當使之退聽潛消于冥冥之中令道德之威不足以勝至于用刑獄以除去雖免凶咎未足為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體雖柔弱而居得政之位操生殺之權其去小人若无甚難者然猶有乾肉之象以見小人難去如此五為去間之主而四以剛正輔贊而彌縫之用力小而見功多矣得黄金者得剛中之賢足以勝小人君駕御大臣得其道則為腹心股肱之用不得其道則既任而疑之跋扈難制反為害者多矣五既以柔弱而乘九四之剛固賴以濟難然亦不可不怵惕常以危懼自處也如此固可免咎象言貞厲无咎得

當者能貞且厲而免咎以見處之當其理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先王用刑无貴賤之間上九强臣也强臣而无位雖

嘗為大臣而積稔罪惡至于不可掩覆解免固可以

刑戮加之驩兜誣人功罪唐堯戮之管蔡挾武庚以

叛周公誅之豈以位尊職重而不敢加以刑辟哉初

九屨校滅趾趾止也欲使為惡者不復行戒之使入

于善也上九何校滅耳凶以聰不明故以校滅耳而
懲之惡積罪大无自新之理矣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之事固非聖賢之所尚也然質勝文則野文物
之際文亦不可已有其質而加賁飾焉所以能亨通
也譬之車服器械適用而已加以雕鏤文采徒為觀
美雖不可已亦不可過也故小利而已若涉險難非

文飾所能濟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乾坤純陰純陽之卦有父母之象乾施一陽于坤而成震坎艮故謂之男坤施一陰于乾而成巽離兌故謂之女六十四卦皆因乾坤而成非獨六子而已離下艮上為賁離體本乾坤以一柔來居其中以文二

剛故剛不至于暴而物无不通也艮體本坤乾以一剛分處于上以文二柔剛柔相雜而相濟陰陽異位而相成此卦所以為賁也二在下卦之中故言來來者來居于内也來居于内變而為離則文明矣九處上卦之極故言分分處于外也分處于外變而為艮則止靜矣陰柔无近柔來居中而文剛則可以通物矣故亨陽剛至健剛上而文柔則可以涉難矣故小利有攸往也日月之往來星辰之布列剛柔錯綜陰

陽相交自然而成理者天文也陰麗于下而文明其
上陽止乎上而節制其下禮樂政刑必假于人為者
人文也觀乎天文則四時之代謝可察矣觀乎人文
則天下之風俗可變矣聖人推廣賁飾之意豈徒為
觀美而已仰觀天文俯察人理必歸于有用所以成
孝敬而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用此道也此賁
飾之大者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鳥獸草木之所由出也山下有火則火景所燭物无不照故有賁之象君子體此以明庶政則凡見于政事者无不加賁焉獨獄訟之間當用其誠實而以法令為師學未及于古人其敢以片言折之乎獄者性命所係聖人于此有畏懼之心焉故曰无敢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九居于初此陽剛君子隱而未見者也發跡之初尤當自重原憲之貧捉襟肘見納屨踵決及歌商頌之詩聲若出金石高車駟馬者蓋有愧焉車固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君子于辭受進退之際惟義之從耳顏燭緩行以當車君子不以為辱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者君子不以為榮賁之初九能自貴重寧徒行而舍軒車之盛其為光華賁飾之道莫大焉初比于二而正應在四不比于近而遠從正

應故有舍車徒行之象伊尹耕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君子居窮隱約能自重如此豈以徒行為辱乘軒車為榮哉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附于頤頰一身之中為最顯此賁飾之出于自然者二比于三同體者賁雖不能自立隨質而動得所

麗則相待而成蓋文質之相須非能有所加損也其動作皆因其所附之質耳故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飾之道常失之華侈而无其實若有德以潤其身而飾以粲然之文如玉之蘊于石珠之媚于川其潤澤光彩有不可掩者故曰賁如濡如也永貞吉者九三以陽剛而居陽位處離分之極賁之極者賁飾之

盛則流而為奢淫故戒以永貞則吉也永貞者長守正道不為羣陰之所誘則小人終莫陵之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為正應初以陽剛在下守節義而輕富貴者也四欲往從亦當以潔白之操應之故賁如皤如也皤潔白也白馬翰如者聘賢必以車馬馬取其色白者詩人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亦取潔白之義翰如飛翔而往也聘既以其道則幡然而來矣匪寇婚媾者古之聘賢猶嫁娶之用媒聘故以婚媾為喻四之應初初之從四乃正應也而九三以陽剛間乎其間四又乘之故與三為仇所以遲疑而不敢遽進也非三為難則四與初合久矣夫陰陽之相求剛柔之相賁乃理之常六四下應初九位固當矣又乘九三之剛此當位適所以致疑也初與四既以正道相應小人為間者終莫能害之故終无

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當全盛之時爲賁之主固可以崇臺榭廣苑囿之觀六五居中正之位雖賁于丘園而束帛戔戔不爲侈也故雖吝而終獲其吉象言六五之吉有喜者吝道宜有憂虞當賁之時能以儉約自處後必獲福故有喜也又丘園隱者所寓如初九之賢舍車而徒

守其節義而安于貧約者人君所當聘用也三五二
纁謂之束帛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世菲薄乃
如此以禮為主而非吝也故終獲其吉以卦體言之
六五一爻聖人示奢淫之戒其意深矣然以丘園為
隱者所寓其從來亦遠矣姑存二說不敢决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之道雖尚乎賁飾然舜用漆器羣臣諫焉蓋漆器

不已必用犀象犀象不已必用金玉觀賁之六爻雖本于賁飾而常以質素為先上九賢人處尊位而衆所視效者故以質素為飾則其所自奉者无華侈之過奢靡之失也故曰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所志在于儉約今已處顯位而能行其所願則平昔之志遂矣故曰上得志也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復否泰之循環固出于君子小人之用舍然陰陽消長若非偶然者當否剝之時能用君子則扶持安全不至于亡耳故否卦繇辭言否之匪人蓋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聖人蓋難言之要當歸之人事使人主常兢業以圖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宣王所以致中興也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剝聖賢君子遐舉遠引不可禁以祿之時故利于退遁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如剝棗之剝剝落必至于盡也小人之害君子非至于盡則必有所忌憚而不得恣其所為故剝勢必至于盡也柔變剛者剛方者君子也柔佞者小人也小人得志則能竊人主威柄盡去君子而呼吸羣小聚之朝廷則據要路者皆小人矣小人道長則知幾之士當引身而去不然必遭傾陷故不利有攸往也

然君子之事无可為則順適吾意全身而去卦有順止之意順適吾意小人之凶焰或可止也坤順而艮止聖人于剝之時能默觀此象以為進退行藏之決豈復有禍悔哉消息盈虛天道運行之常理陽既消則有息陰既盈則有虛君子能尚此則危行言遜靜觀其復可也若强亢激拂如李膺袁安之流身膺刑戮不失忠義之節而非聖人之所尚也雖然事固有可以死而不敢苟免者孟子曰可以无死死傷勇若

王子比干雖知紂不可諫寧諫而就死顏真卿知盧
杞之得君李希烈之强暴然卒以此而蹈大禍則義
重于死故也使世之學易者專以明哲保身之術求
无咎悔以全其身亦非聖人之所貴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當峻極于天今反附地有剝之象君子宜處大位
以制羣小今反伏而在下為小人所制則其時可知
矣人君觀此象雖未能有所進退且當培其根本使

基業堅固有不拔之勢小人一旦退聽則易于興復也上能厚下安宅則敦本務農不失其時雖當亂世而百姓免離散失業之患古之聖王每于此加意焉七月之詩是也百姓不失本業各安其田里養生送死而无憾雖驅之使為亂不可也秦之苛暴一夫作難而社稷傾隕矣剝之六爻皆有剝下之象聖人垂戒後世之意豈不深遠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自昔媟蘖禍亂未有不自人主致之盖上有奢淫之主則下必有刻剥之臣其致禍亂之術如循一軌剥者剥下以媚上也剥下媚上其勢必至于大亂牀者人所安處小人竭民之力斂民之財以奉其上使斯民離散泮渙失其所常處而莫之卹也如剥牀以足正道將傾又輕視而不卹也蔑无也視正道若无有也蓋小人得路則蔑視君子其蹈凶禍必矣象曰剥

牀以足以滅下者滅盡也小人于正道則蔑視而不卹于細民則竭其膏血至盡而不顧知固寵保位而已卒至天下土崩首領莫保雖悔何及哉故易以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然則滅下者乃所以自滅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先儒以辨當第足之間近于牀身故曰辨剝道漸進

蔑視正道若无足畏者而卒蹈凶禍如裴延齡皇甫鎛之流是已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者六二上无應援天下莫與之象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曰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刻剝之臣其殺人也甚于寇盜豈有與之者哉小人得路雖不為天下公論所與然方操生殺利害之權好爵重祿足以誘之豈能使其類盡不與之哉特不為君子所與耳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時羣陰用事獨一陽在上又處无位之地三亦處陽位而正應在上此小人陰交乎君子者故得无咎處剝之時居羣陰之間不能遐舉遠引但能陰通乎在上陽剛之君子特免乎凶禍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與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蓋正道勝則小人亦有悔過從善之心正道不勝介乎陰邪之間

能知君子而失其黨類之心聖人亦恕之免誅殛之禍此待小人之術容其悔過不為已甚者也處羣陰之間上下皆陰故曰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足剝牀以辨此皆身外之物失其本業之象至于剝牀以膚則鬻妻賣子身填溝壑矣正道剝盡直凶而已六四近君之大臣小人之處乎顯位者勢

足以有行故剝之為甚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禍
切于身不可避免蓋民為邦本剝民及膚則君臣皆
受滅身之禍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陰柔為剝之主小人恣為姦欺以剝正道而致
亂亡者皆五為之剝道至此雖處尊位勢已不能制
若一旦悔悟欲盡去之則反受其禍矣為六五之計

者莫若姑順適其意而稍奪其大權如此則于人主无不利宮人者婢妾宦寺之象也小人既久用事不无憂危之心人主不能以道消息顯排而亟治之則計生无聊禍有不可勝言者能以婢妾宦寺待之使之駢頭而進不見嫵惡之迹則可終无尤悔以俟君子之進正道之復也聖人為後世之慮如此漢之獻帝蓋粗知此者至魏高貴鄉公唐昭宗欲于剗盡之時稍立權綱遂不免于禍此足以為後世鑒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陰陽二氣不能頓進猶君子小人不能頓長陰之剝陽自足至膚為害加甚則小人道長亦極矣上九處羣陰之上雖不任事然卒消小人變剝為復也果至于碩大不食則能反于土而為生出之漸此一陽之在下者也君子能以百姓為心故民所愛戴卦以五陰而乘一陽君子得衆而民戴之有車輿之象小人

但知剝剝百姓以為進身之計耳故象言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聖人之意葢謂剝之極君子之道幾絶而僅存賴有一君子以扶持之耳若于斯時尚或參用小人小人浸長復消君子則斯民受弊必致流散失業之禍故云終不可用以為萬世之大戒也

讀易詳説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五

宋 李光 撰

上經 復至離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剥復二卦聖人專論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之理然否泰二卦先泰而後否以言治極必亂也剥復二卦先

剥而後復以言亂極則治也居泰之時无小人以害
政雖長存可也當剥之極有一君子扶持而安全之
其勢必復復亨者復則小人退聽世道无阻而亨通
也出入无疾者一陽生于下而羣陰莫能害之出者
外也入者内也陽剛雖微而在内蓋剥極成坤則陽
入在内出入云者言陰陽消長反復之常也君子出
處之間經營世務无有疾惡之者故得行其志也復
之初爻陽雖生而甚微陰雖消而尚衆如君子雖進

方伏而在下必當從容求濟以俟衆陽之升進勢足以勝小人然後可以大有為而免咎悔也反復其道七日来復者自陰柔而反復于陽剛必更俟之七日則坤之陰氣盡矣夫陰陽之循環未有往而不反者乾坤交錯而成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各主一日八卦循環至極則反易天下之至變者六位遞遷陰自五月而生其卦為姤陰進而陽消九月于卦為剥至十月六陰數極其卦為坤十一月一陽復生剛来反

初復于本位凡歷七變而為復故曰七日来復也諸家之説雖辭有異同至言隂陽反復之義其理則一也復之時君子道長小人不敢加害可以進為于世

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所以能亨者以剛反而復其本也夏至一隂生則

剛既往矣至七日為反謂陽剛消極而来反也下震上坤動而順之象震動而坤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蓋剥復者陽氣出入之始一出一入羣陰莫能害之朋類皆至小人莫能間之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日行一度終坤之七日而復其始陰陽消復天道之常故曰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剛長則陰消故利有攸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于復之

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天地之心于此可見矣天地
豈有心哉而禍福休祥之證皆有以窺見天心至天
地之變五緯失其常度五行失其常性皆逆知其過
董仲舒言天心之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以
天地為漠然无心可乎復之時君子之道長小人之
道消天地之心于此可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雷者陽氣壮動陰不能固擊搏而有聲當復之時雷
在地中陽氣伏藏于下陰能固之先王以至日閉關
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所以助天地之閉蔵也月令曰
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然則天地生成
萬物之功實有頼于聖人燮調而佐理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陰盡陽來天地之復也知不善之不可為而復于善

君子之復也初九居羣陰之下而陽氣獨先羣陰而萌復于動初此復之速而不至于悔也其為吉大矣孔子于此爻獨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然則不遠復者言復之速也人有不善在身巧自掩覆謂人不知者多矣惟顏子有不善則知之知之而未嘗復行則善日積而不善无自而萌矣修身之道莫大乎此故象言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孔子稱其不貳過韓子以為見不善之

端而能止之也與此意同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復卦以初九爲主處羣陰之中而能速復者也二雖陰柔在上而切近于初能因之而復不忌不嫉知善之可從屈已以下之美之至也吉孰如之故象言休

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之為卦蓋取人之頤頷以為象震下艮上上止而下動止者无為以養下動者有為以養上上止下動各得其正則吉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治所以養之也教化政刑皆所以養人能知治人為養人之大則可與言頤之義矣人之所養或養其大體或養其小體如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者其所養可知觀頤之義則人之邪正善惡斷可識矣自求口實者自養也養其口體而已

此資飲食以養形者也窮而在下未能博施濟衆所
以獨善其身者其自奉養必有道豈特飲食之間哉
頤貞吉所養者正則吉隨之善觀人者第觀其所養
而已器量大則所養亦大器量小則所養亦小自求
口實觀其自養者如顏子簞食瓢飲則其自養何如
哉聖人推廣頤之義天地養萬物動植飛潛咸遂其
性以成生育之功聖人養賢高爵厚禄咸當其位而
已身无為之治則頤之為義豈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上止下動山止而雷動頤之象也君子體此以修身于動之中有止靜之義言語之出乎口飲食之入乎口皆當動其頤頷不有以節慎之則言語出而招憂虞飲食入而害性命者多矣二者古人之所深戒而不可忽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之為物以鼻引氣可以不食而長生物之至靈而无求于外者九以陽居初伏而在下有靈龜之象然于卦為震而正應在四不能靜守而貪于所欲急于上進心所慕悅朶其頤而從之捨己逐物忘在我之至貴自投苟賤之域非君子之所尚也故象曰亦不足貴也士能知至貴之在我守志勵操若顏氏之子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豈見可欲而輕動其心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无應于上而比于初下者上之所養也今以隂乘陽反求養于下于理為倒故曰顛頥也經常也丘園隱者之所盤旋也不能退守廉節而拂其常理于安處之地而求養焉以此求養往則凶矣象言六二征凶行失類者六二以柔弱居下雖得中而无應此士君子不遇之時當安貧守道今動而躁求人所鄙賤而不與也類謂五也二五本相應之地而皆處隂

柔故為失類故曰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正應在上九當受養于上者而六以陰柔而處陽剛之位此陰邪不正之人也既拂違正道則于自養養人與夫求養于人无適而可故困阨窮悴至十年而不用是終不復可用於世此天下之棄人也廢棄至于十年順道大悖蓋自取之非時之罪也士固

有不用于世者若昏佞在上度不可以有為君子欲全身遠害雖終身不用又何慼焉而六三之困阨乃自已取此以貧賤之道而得貧賤者故可恥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下固上之所當養也卦以一陽在上而養四陰正也故以下養上為顛

六四正應在初反求養于下于理雖為倒置然四居

人臣尊位出教施令以治野人者蓋卦體震艮則上止下動野人之養君子于理若反而順故六四顛頤則吉也虎視耽耽威重之貌大臣臨下有威重則可以折衝萬里外矣以威重之勢欲以棓取于民何求而不獲然聖人立法取于民有制逐逐而求則必至竭民之財而難繼矣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者四能致養于下蓋无一物不被其澤所施可謂光大矣顛頤所以獲吉由此也夫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雖處尊位而下无其應不能養下而反求養于上是謂拂其常理蓋其才柔弱不足以有為能靜貞自處委任于在上之大臣則可以獲吉也上九在上之大臣也涉險濟難必賴剛明之才六五之君守成之幼主能守其道以委任大臣可也責以大有為以濟天下則非其任矣故不可涉大川象言居貞之吉

順以從上者中才之主不能敬憚大臣虚心而委任之徒樂阿諛順適之快以濟其私欲鮮有不敗亡者禍福存亡特在人主逆順之間耳能順以從上則逆心之言必求諸道而敬聽之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六五本順主而柔弱不勝其任故上九得用其權下之衆陰由之以得其養然權重勢專威能震主非惕

然常有危懼之心則主疑于上衆忌于下而禍不旋踵矣惟能深自惕厲則可獲吉也夫上九負剛明之材上所委任者專衆所責望者重非能排難涉險以利養天下孰克勝任哉高宗命傅說以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古之大臣能勝是任者傅說是已高宗能委任傅說為商中興之主社稷生靈咸被其福豈特一人之慶哉故象言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能立非常之事故其過亦非常過在大者非陰小所能為亦不敢為也故曰大過大者過也夫大過之時朝廷衰微百姓離散主昏于上臣强于下故云棟橈本末弱也本末謂上下皆陰四陽无所託顛也剛雖過而不失二五之中正欲以有濟不可暴也大

過之世豈純任剛强以違拂人心哉以卦體言之巽下兌上巽而說行則天下翕然從之矣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漢祖入關父老皆牛酒迎勞大過之時聖賢君子為過絕之行以成非常之功故利于作為往无不濟孔子所以賛其大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所以悦萬物至于滅木則物或有被其害者然物以憔悴枯槁之久有非尋常雨露之潤所能霑溉者

故澤滅木為大過之象也夫天下衰亂海内雲擾惟賢人君子出以濟難則解紛撥亂有兵有戎而无所顧避退而窮處則啜菽飲水耕巖釣渭而不改其樂豈世之是非毀譽所能輕動其心哉是二者皆非中道處大過之世理則然爾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聖人當大過之世為衆人之所不敢為成衆人之所

不能成宜其輕易妄動率意而行今乃如置器于地既已安全矣又藉之以茅慎之至也何咎之有以見聖人立大事成大功未嘗敢易而為之也况初體柔弱承二而應四以橈弱之勢方賴二剛扶持而安全之其敢易乎孔子于此爻繹其大畧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蓋聖人濟難之初其慎重如此則何往而不利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大過之時无非過者陽不過則无以濟弱陰陰不過則无以益衰陽惟九二剛過而中以陽而居陰老夫之象初以陰柔伏而在下女妻之象二既无應于上而密比于初勢固不得不相與也相與而俱受其益以老益少則少者日以長以少益老則衰者日以壯當棟橈之時君臣上下各協力以相與何往而不利

哉故象言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之時方藉衆力以扶危拯弱則當卑遜下已以收羣賢之助然後大功可成九三雖有上六為正應而以陽居陽方以高亢自處違拂衆情上不復為之應援安能濟天下之傾危任朝廷之委寄哉夫屋之有棟榱桷桓楹所恃以不傾居者所賴以安也今棟

既橈矣則本末皆弱顛仆摧敗凶可知矣其材如此安能勝其任乎故象言不可以有輔者蓋言上六不為之輔助以不足輔助故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切近君位比大臣獨當拯溺扶危之任者以九居四以剛陽而寓陰柔得人臣之正如棟之穹隆足以任羣材之寄而勝其任者吉孰如之當斯任者宜

盡大公至正之道若有所偏私則衆必解體而不為之用矣四與初雖為正應而不撓乎下是以獲吉若其用心不廣係應在初豈能收攬豪傑使遠近内外莫不響應以成大過之功乎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履尊極之位處大過之世若可以有為然无應于下而為老陰所乘故无能為也如士

夫而為老婦所得反有資於老婦陰處上極老婦之
象也枯楊老婦也以盛陽而益衰陰生華之象也以
卦體言之巽為長女兊為少女今乃反此者以六爻
之義言之也方時大過則危者易而為安亂者變而
為治衰者使強弱者使壯故六爻有升降卦體有反
復不可與餘卦同日而論也葢初上二爻俱陰而衰
弱故有老婦女妻之象楊雖易生之木其生華必當
茂盛之時既枯而生華豈能久乎男長而女少足以

相咸老婦而得士夫豈人情哉故爻无咎无譽而已

至象則云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當天下傾危之際非扶剛健之才懷救世之志不能濟也上六以陰柔而處過極之位不能量力度德涉難既深必蹈凶禍故過涉滅頂凶其凶蓋自取之何所歸咎乎雖然當棟橈之世志在濟難雖至殺身何

咎之有故曰无咎而象言過涉之凶不可咎者人能捐軀濟難其成與不成天也既以蹈禍又從而追罪之則人懐保身之術緩急之際孰肯用命者乎故聖人從而恕之曰不可咎也意義兩通抑以見大過之世不可无過絶之行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

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習重也坎險也習坎者重險也上下皆坎故為重險

然乾坤震兌坎離艮巽八卦皆重獨坎加習字者亦

有便習之義蓋履險難非習熟其事則顛沛失錯迹

愈陷而道愈屯矣呂梁丈人與齊俱出與汨皆入從

水之道而无容私焉此履險而習熟其事者也君子

當險難之時其心超然出乎險難之外蓋誠信之道

素定乎胷中而非一旦可以強勉而偽為之也坎以

一陽居二陰之間陽實陰虛實者處中有孚心之象心者神明之舍古之學者明其心而已方寸既明則生死之變不能亂也而況窮達禍福利害之端乎故有孚維心亨也以此誠信之道而行于世故為人所貴尚何往而不利哉商之三仁當紂之世其謀國已素定矣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之為卦上下皆坎坎所以為險也重險則深水流而不盈者深也君子陷于險難既險且深未能遽出乎險難者也行乎險難而不失其信者所以濟險難也上下二陰而一陽處乎中剛而得中二五是也陰柔也陽剛也外柔者善陷者也內剛者為所陷者也處艱閉而心常險者小人也身屯否而心常亨者君子也小人柔佞陰險故善陷君子君子剛方正直故常為所陷上下二陰小人協力而共擠之象也一陽

在中君子獨立无援之象也陽雖陷於羣陰之中而剛健篤實其心坦然无所憂懼有所不往往无不濟故能卒脫乎坎陷而成濟險之功雖然險固君子之所惡也專于傾害君子者小人之險也君子亦有時而用險者所以杜陵犯之漸而防傾覆之禍也如天險之不可升知不可測度而退聽也如地險之有山川丘陵知其險峭而不可犯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浚城池脩障塞所以設險也人主當深居九重如神

龍之不可脫于淵秦之无道廵遊天下愽浪之禍幾至不免劉項歎息道傍或曰彼可取而代或曰大丈夫當如此所以動豪傑之心萌非覬之望二人起而秦卒以亡然則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傾注相仍不絶其淵壑必有深峭之處水洊至所以為重險也君子體此象以常其德行故處富貴貧賤死生禍福之際未甞少易其節如水之流行雖

萬折而必東也習教事者習為教誨人之事夫以身教者從能常其德行則觀感而化者疾于影響之應形聲豈諄諄然訓誨以言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以陰柔而處重險此小人之陷于險難以邪佞陰險而入于坎窞而凶窞在兩坎之下故曰習坎由失道而陷非能脫乎險難者故象言習坎入坎失道

凶也君子固有不幸而入險難者如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阨陳蔡初非失道故卒脫乎險難而小人卒不能加害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以剛陽而陷于二陰君子處坎之時而行乎患難者二與五位本相應今既俱陷于羣陰之間上下各无應援二猶欲有求于五勢雖不能援然居中履

尊小人尚有畏憚之心故二往求焉尚可小有所得也五之陷于羣陰如末世人君阨于强臣威福之柄不自我出象言求小得未出中者未能出乎險中也二之剛陽出乎險中小人退聽必有濟險復辟之功何求而不獲哉然則求小得者是未出乎坎陷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来自外来之有所往也六三陰柔之中而據陽位造

坎險者今乃反陷于重險之中以上无援而下乘剛往来皆陷无適而可故來與之皆險也君子處乎險難心亨可也而晏然若燕安之時无畏懼惕厲之心故患難愈深而身愈陷也六三既不能退處幽隱為自全之計故聖人戒以勿用此爻也象言来之坎坎終无功者進退皆遇凶禍豈能成濟險之功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聖人當重坎之時處險之道以有孚爲大蓋非智力
巧詐所能爲也六四切近君位人主恃以出乎險難
者惟中誠實而外素儉乃可免禍故一樽之酒二簋
之食瓦缶之器物之至儉陋者當險難之世能深自
貶損發于至誠固可薦王公而交神明也老子曰不
窺牖見天道牖者奥室之間通乎至明之處人臣欲
濟險難非君臣道合則不能也君臣之分上下之勢
固殊絶矣故以祭祀爲喻以菲薄之物將潔素之誠

固足以通幽而達明也況人主乎當險難之世僅能免乎咎悔而已豈能濟難而獲福哉故曰終无咎也

象言樽酒簋貳剛柔際者繫辭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者幽明之象交神明之道蓋將和同乎天人之際納此約質從此户牖所以通乎幽明以喻君臣之大分也四五无應而以剛柔密相承比君臣道合固足以濟險難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以中正而履尊位勢固足以有為當險難之世小人衆多坎窞尚深下无應援如水流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中也人主既制于小人左右前後皆其黨與雖負剛健之才未能有所為也當深自晦匿以道消息之勿使見憤疾不平之迹適至于平可也如此然後可以免禍象言坎不盈中未大者履九五之尊位不能大有所為但適至于平耳豈足為濟險之主而

成中興之功哉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小人之居大位而尤陰險乘剛犯上有无君之心勢固難以兩立然陰柔而居險之極衆莫有應者九五之君卒有以制其死命蓋君子遇險而卒脫小人遇險而愈陷故係用徽纆寘于叢棘雖三歲之久而不得脫其凶可知蓋小人方在大位勢能害物盡

力而為之其傾陷善類多矣雖人主之尊亦將憑陵而无所憚其凶焰可知一旦罪惡顯露其治不得不嚴其拘係之不得不久象言上六失道凶三歲者其蹈禍患蓋自取之固足以快天下之公論雖寘之叢棘之下可也噬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孔子曰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小人積稔凶惡雖人主有不能堪其極未嘗不至于此如唐元載之流是已

☲☲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坎離水火之象在人為心腎心藏神腎藏精精與神合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為在我而已坎陰也而一陽在內離陽也而一陰居內故心液為真水而下降腎水含真火而上升故火下水上為既濟火上水下為未濟此養生者有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之說古之至人以為長生不死之藥也離麗也火无正體因物以為體太空之中惟所

取之君子體離善附物之性附物則失已當以正為主故利貞然後能亨也貞而能亨者言君子之道亨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在我者既正則當養成其正順之德牛善觸物惟牝牛正而能順六二以陰居陰至順者也故有牝牛之象君子以剛正涵養成就其德又麗乎中正其逢吉也豈不宜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物生于天地之間凡麗于有形涉于有數與夫動植飛潜未有无所麗者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可謂得所麗矣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重明上下皆離明之盛也人君非至明无以照天下象以卦體言故曰重明象以卦材言故曰繼明重明者同體相重而不可掩也繼明者異體相續而不絶也六五雖非剛健而以一陰處乎二陽之間居尊履正故能化成天下也柔麗乎中正者二以柔而得中五

以柔而得正上下皆處中正之位故君臣道合乃底于亨嘉之會也離之性必有所麗有所麗者皆託體于異物非能超然而獨立也離以柔為主柔弱則性順剛強則性逆能養其至順之德而不與物忤如畜牝牛故獲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兩明相繼而起然後為離明兩作則前後相繼之義故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體之君以明繼

明其光不息故能无遠弗届无幽不燭也孟子以允

實而有光輝為大方言繼明故特稱大人能相繼而

明所以為大若以昏繼明則明入地中為明夷暗君

之象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陰陽升降猶五行之循環王相休囚時為貴賤本无

一定之體一陰而二陽則以陰為主柔麗乎中正者

位也然二五之陰皆為羣陽所麗蓋賤必麗于貴卑必麗于尊初最處下居九位之地上承于二以求麗焉以發跡之初上之諸陰皆非其應所履錯愕未知適從二方處中為主勢不能抗能敬承于二是以陽剛而下陰柔故可免咎象言履錯之敬以辟咎者火性炎上而善麗非能守其廉靜安其分義者也處離之初能錯然敬畏介然獨守非得已也姑避咎悔耳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彖曰柔麗乎中正即五與二也離文明也黄爲中色二五俱以文明中正爲羣陽所附君臣上下道同德合吉孰大焉象言黄離元吉得中道者離體雖文明若日昃之離明將入于地中矣惟大明中天則无幽不燭容光必照如聖人居中得位故能成大善之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古之有道者觀乎陰陽消長之理則進退去就死生禍福皆能順受之上下二離有傳繼之象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自昔帝王享國日久既老而當傳或授之子或授之賢故能身享安榮而其明不息也離火也火性炎上九又以陽剛而據陽位雖過中當退而不能以禮自娛年至大耋顧戀咨嗟此取禍之道也聖人垂戒之意深矣象言日昃之離何可久者人

之既老譬之漏盡鐘鳴而夜行不止其能久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離之重明有繼體之象九四以陽剛逼近君位此嫌疑之際當深自退避不使至于不容之地則為善處今下離既終上離乃突然而進勢猶焚灼不可禁遏如此乃有取死之道衆之所棄也昔者堯崩三年之喪畢朝覲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禹皆然蓋

神器之重惟不求者能得之實有以服人心厭人望
也末世之君不早自定至倉猝之際爭立而相屠滅
者其禍變可勝言哉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者其
陵犯如此雖四海之廣將无所容理勢然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聖人不畏多難畏无難蓋无難之世上下恬嬉或致
亡國多難之世殷憂戒懼或能興邦六五柔弱之君

介乎上下二强臣之間為所脅制雖履尊位擁虛器
而已亡聊之極故出涕沱若也然以身處多難能臨
事而懼憂戚傷嗟發于辭色故能不蹈禍災有中興
之象象言六五之吉離王公者履尊居正麗于王公
之位雖遭屯否莫或害之而履終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六五之君雖麗乎中正之位而柔弱无斷故上九之

大臣文明剛健以行其權銜命出征征无不服君臣之道剛柔相濟不廣行殺戮但折伏其首惡而已其功既美人主之所嘉尚也獲匪其醜醜衆也弔民伐罪但殲其渠魁豈復深究黨與橫及脅從无辜之人哉用兵如此尚何咎乎象言王用出征以正邦者諸侯并吞陵暴非人君有以節制之則弱國小邦何自而立非貪其土地虜其人民也凡以正邦國之侵暴爾出征必稱王者周公東征未嘗不稱王命蓋征伐

當自天子出也

讀易詳說卷五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